

與 人 爲 善

革新號第二十期的「臺灣文藝」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探討「臺灣文學」的方向，主要是針對詹宏志和彭瑞金的两篇文章而發。所謂「邊疆文學」及「徒然論」的質疑更引起廣大的波瀾。看了各家對此一問題的意見，似乎有一個觀點還沒有提到——雖然這可能是許多人心裏早已存在的。我願在此說兩句話。

「臺灣文學的方向」座談會中一再強調歷史的價值，然而我相信多數的創作者並不會太在意是否將爲歷史埋沒。創作者的使命感在於懷抱時代的呼吸，而非汲汲在永恒的長流中想留下些甚麼。後人如何寫歷史，我們干預不到。我們只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寫給這一代的中國人看的，是想要影響這一代的中國人的，而不是爲了後人的評價而嘔心瀝血。不論是刻畫廣大民衆的生活感受抑或抒寫小我的幽思情懷，不論是多數人共同的處境還是一己的深詭冥想，在在是現時代各個生命的見證。事實上，如果我們細心檢視，可以欣喜地發現大多數的作家還是根植於生活的土壤裏，我們無權棄絕別人獨具的歷練和眼光。比如說朱西寧既追溯到八二三炮戰氣魄宏大的戰爭文學，也寫出年輕一代「春城無處不飛花」的蓬勃朝氣；張系國「昨日之怒」的背景雖在異鄉，但用心是與「黃河之水」一樣的深深把關切注入臺灣的社會。這些同時代的心靈和我們的脈搏交感相發，已然成功地達到了創作的目的。一個創作者只要本本份份地把想說的以最好的方式說出來，又何必斤斤計較於歷史的地位？而如果這些作品真的表達完美，又何愁不會在歷史中佔一席應有的地位！

民族文化要怎麼走，我們無法一手左右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文學的大潮流迫使我們不得不先存犧牲認命的心理準備。正面的作法，就是埋頭苦幹，以作品來

鴻 鴻

推動。真要說甚麼「邊疆文學」，世界何其大，誰又能說哪兒是邊疆，哪兒不是？我們舉康拉德為例，也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：他出生於十九世紀的波蘭，廿一歲才踏上英國的領土，其後更隨商船數度遠赴非洲大陸。但他的海洋文學卻儼然成為英國文學的大宗。我無意標榜流浪者的心態，只是藉此說明文海廣漠，所謂主流、支流之議，都是不足道的。

另外，我想對這個專輯中宋澤萊先生的「文學十日談」一文致敬。這真是篇難得一見的好文章，可以說發揚了一般文評家所忽略已久的「謙虛」及「誠懇」的美德。作者雖然也月旦人物，批駁歧見，有時則不免感情用事，太倚賴條列法，又常常露出勉強的痕跡，但顯然他的基本立場絕對不是惡意的。重點是在於希望這塊土地上的人都不賤視自己，要知惜福、感恩。這樣不亢不卑的主張真教人高興；在評論中能流露出如此真摯性情，足以表現作者有話「非說不可」的苦心。讀完全文後，相信大家都已深切感受到臺灣的文學家要團結起來的必要了。

大凡涉及臺灣文學的論評，都免不了會自相矛盾——如果不是太強烈地固守偏執的話。因為這個題目下的理論和事實的確太複雜了。我想現在我們盡力要做的，應該是繼續鼓勵各類型的創作；在批評方面，則希望能起一些積極的作用，盡量避免以挑剔的眼光攻訐異己——畢竟是「有容乃大」啊！孟子說：「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。」批評家的態度應該就是這種「與人為善」的態度。一時的偏差與生澀，終會順應自然，發展出成熟而穩定的成果。那麼臺灣文學的前途，自是一片廣濶天地了。